

台 港 中 青 年 女 作 家 作 品 选 1

爱的惆怅

漓江出版社



家作品选 · 第一辑 ·

爱的惆怅

马仑 · 石羊选编 ·

漓江出版社

• 台港中青年女作家作品选(一) •

爱的惆怅

马仑 石羊 选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49,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册

ISBN 7-5407-0195-1/I·150

统一书号: 10256·329 定价: 2.05 元

本书简介

爱的惆怅 为赌一口气，热情奔放的荷丹艺离开了意中人江羽峰，闪电式地嫁给了生性冷淡的彭世潮。性格差异造成了爱的痛苦与惆怅。在丹艺决心离婚以弥补爱的损失之际，世潮却堵住了大门……

堕胎 衬衣厂工人罗师奶，五十多岁时竟怀了孕。女儿阿萍也珠胎暗结，肚里种下了穷学生伍庆民的种子。于是，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围绕着要堕胎这同一问题，两人产生了不同的心理及活动。

音尘绝 一个男人在看望离异了二十年的女人。她勾起了对往事的甜蜜回忆；而他，最痛苦的时刻是什么呢？……

哑婚女教员 要充当只会说日语与台湾语的明子及只会讲河南话及普遍话的老校长的“红娘”。她为他们间的语言问题感到焦虑，而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他们，却早已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责任编辑

飞 飞

封面设计

汤小胤

目 录

伊 犁

堕 胎..... (1)

袁琼琼

两个人的故事..... (43)

柔软的心..... (61)

萧 飒

战败者..... (87)

我儿汉生..... (105)

朱秀娟

爱的惆怅..... (130)

生死之交..... (159)

彭树君

沧 桑..... (172)

王令嫻

树 荫..... (194)

张小凤

一线天..... (209)

黄西玲

星星在哪里..... (219)

应凤凰

阴晴圆缺.....(241)

仙 枝

三定姻缘.....(255)

桂文亚

音尘绝.....(274)

不与梨花同梦.....(285)

范思绮

深 愁.....(300)

黄 娟

哑 婚.....(318)

冯菊枝

蝶 飞.....(331)

屋后的姜花.....(344)

附 录

作者简介.....(361)

堕胎

伊犁

—

那位坐在对面的护士看来不超过二十五岁，脸圆圆的，皮肤被太阳晒得棕黑，鼻尖上的皮有点白，就要脱落。她穿了件圆领短袖红毛线衣，两乳鼓鼓的象正在喂奶的母亲。

“罗师奶，我们替你检查小便的结果，”说时，她把那张粉蓝色的报告递到罗师奶面前，上面全是英文。那位护士的圆眼珠象两粒黑钮，停在罗师奶的脸上。

“是你已有了啵啵。”那两粒黑钮被盯紧了。罗师奶的心口一跳，把目光移到护士手中的粉蓝色纸上，一行行黑色的英文字，有如衣车走过的笔直针缝。

“师奶，你有觉得胸部肿胀，心口不舒服、头晕、肚不

适吗？”那护士问时摸摸她自己鼓起的乳房，拍拍她两乳之间低陷的胸口。

罗师奶摇摇头。

她已有过五名孩子，从来没出现过这些现象。

不对，过去这几个星期她的下肚常常痛，还滴过血。一直以为自己患有癌症。吃了好几剂中药。

护士一面在蓝纸上拉满一行行黑色的线缝，一面问：

“你有过几名孩子？有没有小产过？堕过胎？”

“五名，一名出世时是死的。”

护士在纸上写了个5，又一个4。

“那你有用过什么方法避孕？”护士问时没有抬头。

“没有。”

护士很意外地，那两粒黑钮又在盯她：

“从来没有？”

罗师奶象做错事，怯怯地摇摇头。心想她最怕去看病，在男医生面前脱光衣服多难为情。而且她从没有大病过，穷人没大病哪有空找医生。

“我们这里的家庭计划是为每一位妇女而设的，又是免费的，今后你要记得一年来检查一次。”

每次当医生冰冷的手触到她下身，她总象被人掴了一掌。她不明白这护士为什么这样好耐性。过去她见医生的时候，护士总象赶集似的把她推进一间房，有事没事都得脱衣服。可医生进来摸也没有摸，听筒也未听完，一句话不问便离开了。

“你先生有用过袋吗？”

罗师奶的眉间打了个大问号。

“我是说避孕袋、安全袋。”护士说时从她的铁盒内拿出一个。有点象未吹气的气球。

“都几十岁罗，那可用不着。”罗师奶说完，发觉两颊、前额很烫，她用手背揩抹微湿的前额。

“唉！”护士轻叹一声，在蓝纸的一角打了一个很大的交叉，说：“很多人象你这样年龄都错觉以为不会受孕。其实，这段时间因为你们不注意，才最容易受孕。”

“姑娘，我有没有癌症？我常常流血。”罗师奶担心了两个多月的事，这护士倒没有提过。

“我们只验了你的小便，查不出有没有癌症。不过有些孕妇在受孕初期会流点血，并非不正常。现在我们先解决你有孕的问题，以后你再来看我们的妇科医生，再替你检查”。

“姑娘，我这样老了。这检查准不准？会不会弄错？”罗师奶心想，说不定小便会被调乱。护士却平淡地回答：

“不，这实验一般来说很准确。你又三个月没来经期。”

罗师奶觉得她很冤枉。

“我五十了，怎能有嗶嗶？”她的大女儿阿玲已二十八岁，最小的儿子健武也十岁了。

“我说过有经期来便有机会受孕。”

“我一年才来五、六次，每次都不准。”她很委屈地说。

“你没有避孕，都是不可靠的。”护士理直气壮地。

罗师奶从来没有用过什么方法来避孕。在乡间，她的头一胎是女的，第二胎的男孩子未出世却被脐带捆住了颈。第三胎又是女的。后来她丈夫来了旧金山，她在香港，隔了十年，她也来了美国，生下两个男孩，她丈夫说一定是美国的

风水好。

在她做的车衣厂内，有几位年轻的女工最喜欢谈这些事情——

“吃丸真方便，每天一粒，万事无忧。”丽芬说，她才结婚一年。

“提防生Cancer啊！”陈太警告说。陈太装了宫环，她说弯弯曲曲的塑胶象一条虫。

“不要吓人。护士说我年纪轻，血压正常。而且要提防的是血块病，不是Cancer。”丽芬辩说。

“最好还是胶套，没有副作用。”阿云说，她有四个孩子，听说最后两名是意外。

“套？要男人合作才可以。我先生紧张得不能……”阿贞说，她已婚两年，已有四个月身孕。

“哦？你先生紧张？”陈太故意用她媚气的凤眼尾看阿贞，弄得阿贞低头车衣，诈听不见。

“喂，什么时候最易有男的？”丽芬问。

“要知秘方，请教天后庙。看谁的经验丰富。喂，罗师奶，你有两男两女，教教丽芬吧！”陈太说完，把眼尾扫到坐在她右方的罗师奶。罗师奶无言笑笑，只摇摇头。她婆婆临死时还气她的肚子不争气。那个男婴的脸又紫又肿。她欠了罗家十几年的债，到健文出世时才还清。可惜她婆婆已死，那时她丈夫也四十五，三年后健武又出世了。她丈夫今年五十八，常常怨她儿子生得太晚，享不到晚年福。

.....

“师奶，你有什么打算？”护士在问她。罗师奶看到墙上的一幅画，黄纸上的红字写着：“堕胎：妇女的权利”，

底下是几个不同年龄的妇女，最大年纪的也许亦有五十岁。

“你不用害怕。”护士安慰她说。

“姑娘，我太老啦，大概养不了的。”罗师奶低头看着自己的黑裤，微微突出的肚皮上盖着蓝衬衫，过去她还以为自己肚内又加多了肥油。

“那你是不是想堕胎？”护士轻声问。

罗师奶茫然地看着她。

“我是说人工流产。”护士怕她听不懂。

“我……不知该怎办。”

“你知道在加州人工流产是合法的，我们这诊所也希望帮助你。”

“可是我丈夫呢？”罗师奶心想这孩子是罗家的。

“当然你应该回去跟他商量。可是这是有关你自己的健康，你有权决定。”

“我还是回去跟他商量。”

“譬如，如果他不答应，你又不想要，你要考虑你的年龄，孩子出世时会不会正常，对你的心脏会否负担太重……”

“我先回去……”罗师奶截断她的话。

“那很好。可是照日期计你已十个星期，做手术最好在这星期内，一过十二星期，很多医生不会接受，危险性较大。”

“好的。”罗师奶早已站起来，拿起放在地上的胶手袋。

护士写下电话，叫罗师奶最好明天来。

“打电话说找张姑娘好了。哦，你赶着上班？我差点忘了，一次手术费要一百六十元，而且要带现款。唔，手术简

单，危险性不大。你明天来，我再跟你解释吧！”护士一只手按着门铃，说完才打开门。

罗师奶出了走廊，仍觉得脸上很烫。她只觉得张姑娘在背后盯她。她一转头，果然那张圆脸咧着嘴笑，亲切地说：“明天见。”

罗师奶直向电梯处走。候诊室内坐满很多人。她差一点碰倒一位横里跑出的小孩。

“对不起。”那小男孩的母亲一把抱起他。这女人的四方脸倒象她大女儿，幸而不是她，否则难为情死了。电梯门开了，一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中年女人，向着她走来。“嘿，罗师奶，看妇科？”这女人是五十多岁的伍太太，脸上涂得又红又白，穿件大红棉袄。

“再见！”罗师奶说完，电梯已关门。这位伍太太已守寡十几年，住在罗师奶楼上，在一间餐厅做带位，听说和餐厅的老板……

二

罗师奶不想回衣厂，是陈太帮她预约时间的，她们问起来多羞人。诊所和衣厂才隔了四条街，罗师奶却希望是四十哩、六十哩，最好一天也走不完。她把鼓鼓的胶手袋放在脚跟，扣紧外套的前方；虽然已五月，今天的风吹在颈项间冷冰冰的。晨早，天惯例地布满了浓雾，三藩市没有阳光的时候总是阴森森象奄奄将死的病人。都到天晴的时候，路旁古旧的房屋象寡妇刷上一层新粉。罗师奶看着路旁一大堆一大

堆的食物，如小山般的芥兰、甜橙、洋葱，她检看各家的价钱，看见聚着特别多人的摊子便停下。橙一元十六个，她看看却没有买。

不能让陈太她们知道，她们一定会笑她老来风流。可是老罗在过去三个月才碰过她两次，不对，三次，世界上竟会有这么不幸的巧事，这真是她的命运吗？唉，如果生癌症、生毒瘤倒会有人同情……她生最后一胎的时候已四十岁，那时老罗坚持要她生，他说一个儿子不够，有什么三长两短将来谁养他。幸好她生下的是个男孩，否则他会把女的送给人家养。现在她肚里的会是什么货色？男的、女的，唉，都不用要了……等孩子十岁的时候，老罗会是六十八岁，谁供养他读书？张姑娘的话倒有道理，只是老罗会怎样说？如果他真的不让她堕胎怎么办？也许他真的还要一个儿子，而且堕胎会损坏她的身体，老罗会反对……

“罗师奶！”喊她的是“千山杂货铺”的老板娘。

“哎！老板呢？”罗师奶觉得很别扭，她是没有打算买东西的。

“怎么？没上班？”对方胖得脸象个大冬瓜，眼睛给挤得只剩两条缝。

“哦，见医生去。”

“我也刚找过私家医生，医生说我有高血压，又说我太胖。”

“好福气嘛！”罗师奶应说着。做老板娘的可以发胖。她自己胖了一个肚，多走两步便喘气。

“要不要买几只皮蛋，新鲜运到。这些咸鱼也昨天才到。”老板娘挪动她西瓜似的身躯，从柜台后走到店口。罗

罗师奶看着店内没顾客，心想有人的时候这老板娘只看见钱，连招呼也不打。

“我下班后来买！现在上班。”

“好好补养身体啊，女人家吃点当归补血最好，我便宜点卖给你。”

罗师奶心想当归四十元一斤，她连买镚钱也扣着来用。健文、健武长得象猴子，如果有钱倒要替他们补一补身子。可是这两个孩子把家当作旅馆，只回来吃饭、睡觉。

衣厂的前门关着，本来是一个铺位，外面的两块玻璃镜用白油漆涂了，就象怕被人看见里面似的。镜上用红字写着：宜人车衣。罗师奶打开门，厂内开着两根电光管，二十多架衣车“哄隆哄隆”的如大货车驶过。厂中间是一条狭长的走廊，两旁的女工各自伏在衣车上，她们一边把一块块布料推过车针底下，一面剪线。坐在门口正在点数的老板娘周太没有看见罗师奶。罗师奶说了一声：“早！”却没有谁应她。罗师奶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她最靠近铺位内墙，坐在她旁边的陈太正低头忙着。罗师奶开了车头灯，觉得额头左边有点痛，也许是给寒风吹过。张姑娘说的一百六十元不是小数目，她忽然想起她要加班。她拿起放在她椅旁的盒子内一件昨天没车完的衬衫，伏下头，“哄隆哄隆”地踏响了衣车。

午饭时候，各人吃着自己带来的饭菜，不知谁开了录音机，一位女歌手在尖声叫喊：“哥爱妹妹，妹爱哥哥。”重复了很多次，其余的字罗师奶一个也听不进。

“喂，你今早检查有事吗？”陈太关心地问罗师奶。

“没事！”罗师奶边吃着饭盒里的冷面。

“唔，不过如果是子宫癌听说要两个星期才通知的。”

“真的吗？”罗师奶心想自己根本没检查过，她决心不提。

“你看到哪一位姑娘？”陈太又很有兴趣的问。

“姓张的。”

“唔，是不是那位胖胖的、很和气的张姑娘？我每次都希望见她。她现在跟我很熟。那位老番医生，手一进一出，在你的肚子上大力一按，不到一分钟便检查完，屁股一转，当我们是死的。张姑娘就不同。”陈太说时，满是斑点的脸也皱拢了。

“幸好有这家庭计划，否则一年一个，喂奶也喂不及。”很少说话的傅太说。她的两个儿女上小学，她每晚去读英文。

“如果不是张姑娘介绍我去堕胎，我又多了两个。不是说我不想，哪有能力养五个？如果不是我天天车衫，阿陈的一份工资连吃粥也不够。”陈太说完，很有信心地在各人脸上扫了一圈。陈太手快脚快，赶工时拚起命来，一天挣过四十元，其他女工平时每天最多可挣二十元。陈太又做最难车、打很多折的绸布似的衬衫，全厂只她的工资最高。

“见老番医生，子宫被割了也不知道，鬼叫我们不懂英文，又盲又哑。”阿云说。阿云的一位表姐住在罗省，到一名外国人医生处看病，医生一摸说她生病，她丈夫不大懂英文，结果她糊糊涂涂地进医院开刀。她做了手术后一整年，只觉得人不舒服，无故会冒一阵汗，睡到半夜全身湿透，脾气愈来愈烦躁。起初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一位熟朋友说她表姐象女人更年期的脾气。她表姐才发觉一年没有经期来

过。可怜她才三十二岁，只有一个儿子，正想多要一个女儿。后来她丈夫跑去责问医生，对方哗啦哗啦地扯了一大堆，每一句都夹着一个字“Cancer”。她表姐夫天天提心吊胆，怕她妻子会突然被“Cancer”吞掉。

“哦！”陈太太忽然伏低了头，两手按着肚。

“什么事？”阿贞问。

“唔，活受罪。”陈太太抬头，两道浓眉间冒着汗。

“要不要止痛丸？”罗师奶身旁放着一瓶阿司匹灵，早上她头痛也吃过两颗。

“好的。”陈太太伸直了腰，罗师奶递给她两粒。

“总是做女人的受罪，生孩子要挨病，不生孩子又要搞这搞那。我明天找张姑娘商量，扎掉算了。”陈太一边吞药，喝了两口茶，一边抱怨着。各人都知道她因为装了子宫环才每月这样痛。

“陈先生不会让你的。”傅太说。

“不让又怎样？他又不会替我受苦。”陈太早就说过避孕只是“斩草”，要想“除根”，便得扎输卵管。

“我看还是不要扎，对身体不好。”阿贞说。

“谁知呢？总比整天蜷着腰好，我还是找张姑娘详谈。”

“那以后如果你想要孩子呢？”丽芬问。

“还要？三个已够我做一世奴隶。把他们养大，自己也老了，做人总不能这样苦啊！”陈太说。在这一些人当中，陈太是唯一去过拉斯维加斯的人，而且她还学会了开车，预备一考到车牌便买一辆，她丈夫却一直不赞成买车，她说他自己不敢学开车，怕买了车就只她一个人用。

饭后，她们又在“哄隆哄隆”地踏着衣车。

“罗师奶，”周太忽然在罗师奶左肩后站着。

罗师奶停了脚。

“可以把这一百件今天赶完吗？你已车了四天了。他们明天要货。”周太太的脸色很黄，在惨白的光管下看来更没血色。周太太的丈夫管另一间衣厂，两人很勤力，每早比女工们先开工，每晚又很迟收工。周太太本来就不大出声，前几个月她唯一的十八岁的儿子被烂仔一枪打穿了脑门。这几个月她的脸比过去更瘦削，背伛偻得更厉害，而且一天到晚都不说话。罗师奶很同情她，可是每次看到周太苦着的黄脸，她连话也不能说。心里只担心健文健武在外头的活动。厂内每一个人都同情周太太，可是谁也没提起过这件事。听说周太太的儿子因为加入一武馆后认识一班不正当的青年人，更有人说周太太的儿子是被对方认错人杀的。

“好的。”罗师奶爽快地答应下来。她心想车完这一百件有五十元，再车二百件不是有一百元吗？想着加快了脚步。人家说做母亲的年纪愈大，婴孩愈多不正常，如果生个跛脚歪嘴的，不害死他吗？今晚回去好好问老罗，只是老罗把钱看得很紧，银行簿他收起，一下子向他拿一百六十元倒不容易。不如自己多车几件衫，先向周太借钱，以后慢慢清还。

“罗师奶，电话！”周太叫她。

是罗师奶的大女儿打来的。阿玲在一间保险公司做文员，二十八岁了，仍没有结婚，连正式的男朋友还没有一个。

“妈，阿萍装病，赖在床上不煮饭，今晚轮到她煮。”